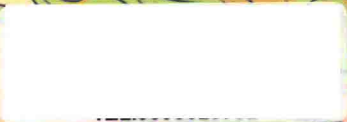




Ray Bradbury

雷·布拉德伯里  
短篇自选集 [第3卷]

(美) 雷·布拉德伯里——著  
仇春卉 李懿 等——译



殡葬人的  
秘密

# Bradbury Stories

100 of His Most Celebrated Tales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

# 殡葬人的秘密

雷·布拉德伯里短篇自选集（第3卷）

（美）雷·布拉德伯里 著

仇春卉 李懿 等 译

BRADBURY STORIES: 100 OF HIS MOST CELEBRATED TALES By RAY BRADBURY  
Copyright: © 2003 BY RAY BRADBURY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DON CONGDON ASSOCIATES, INC.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6 New Star Press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殡葬人的秘密: 雷·布拉德伯里短篇自选集·第3卷 / (美) 布拉德伯里著; 仇春卉, 李懿等译.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6.6

ISBN 978-7-5133-2150-1

I. ① 殡… II. ① 布… ② 仇… ③ 李… III. ① 短篇小说—小说集—美国—现代 IV. ①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98483 号

---



幻象文库

## 殡葬人的秘密: 雷·布拉德伯里短篇自选集 (第3卷)

(美) 雷·布拉德伯里 著 仇春卉 李懿 等 译

策划编辑: 贾 骥

责任编辑: 陶凌寅

责任印制: 李珊珊

封面设计: @broussaille 私制

封面插画: 郭 垵

---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版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88310888

传 真: 010-65270499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

读者服务: 010-88310811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

印 刷: 北京玥实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910mm × 1230mm 1/32

印 张: 10.75

字 数: 175千字

版 次: 2016年6月第一版 2016年6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33-2150-1

定 价: 40.00元

---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 自序

真不敢相信，我在这短短数十载中竟然写下了如此之多的故事。可另一方面，我也时常好奇其他作家是如何利用自己的时间的。

对我而言，写作就如同呼吸一样自然，无须做任何计划或安排，完全是靠本能的驱使。收录在这部短篇集中的所有故事，其灵感都是在最意想不到的时刻爆发出来的，我必须立即坐在打字机跟前趁着热乎劲儿把它们一股脑儿地转化成文字。

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例子就是《报丧女妖》。当时我在爱尔兰为约翰·休斯顿导演的电影《白鲸记》撰写剧本，我们经常在深夜围坐在壁炉前，品尝爱尔兰威士忌。我其实并不很爱喝酒，但他对那酒很喜欢，所以我也跟着喝点儿。有时休斯顿会在把酒言欢时突然停下来，闭上双眼，听寒风在屋外呼啸。然后他会一下子睁开眼睛，用手指着我大喊，说爱尔兰的天空上盘旋着好多报丧女妖，也许我应该出去看看是不是真的，并招呼她们进来。

他总是这样吓唬我，那一幕深深地烙在我的脑海里，等我回到美国家中时，最终根据他那怪异行为留给我的灵感写下了这篇小说。

写《汤因比暖房器》则是由于当时我们经常看到报纸标题或电视报道中感受到绝望的轰炸，全社会都弥漫着末日将至的气氛。这种情绪不断发酵，可人们却没回过头去想一想它究竟从何而来，又究竟对我们造成了哪些改变。

后来有一天，我终于再也抑制不住这种感觉，决定要做些什么，于是我创造了一个角色来说出我心中的想法。

《劳莱与哈代爱情故事》则源于我对这对完美喜剧组合一生不变的热爱。

很多年前抵达爱尔兰时，我打开一份《爱尔兰时报》，发现里面有这样一则小小的广告：

今日  
仅此一次！  
为爱尔兰的孤儿们义演  
劳莱与哈代亲自献艺！

我一路狂奔到剧院，幸运地买到了最后一张票，还是前排正当中！大幕卷起，那两位可爱的人儿在台上表演着他们最伟大剧目中最经典的场景。我坐在台下，被惊异和快乐深深地冲击，泪水滑过脸颊。

回到家后，那些情景仍然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我想起有一回一个朋友带我去了一段阶梯旁，就是劳莱和哈代扛着钢琴爬上去的那段，结果他们却是被钢琴赶了下来。于是我让故事继续。

《暗夜独行客》是《华氏451》的先兆。我在五十五年前曾经和一位朋友共进晚餐，饭后我们决定沿着洛杉矶的威尔夏大道走一走。

可是没过几分钟，我们就被一辆警车拦了下来。警官问我们在做什么。我回答他：“把一只脚放在另一只脚的前面。”我显然回答错了。警官怀疑地看着我，因为当时人行道上空无一人——整个洛杉矶都没人会在这条道上散步。

我回到家，为此事恼火不已，想不通为什么连散步这么简单而自然的行为都会被制止。于是，我写下了一篇发生在未来的故事，某位行人因为散步而遭到拘捕，并被处决。

几个月后，我又让那位独行客在晚上散步，并安排他在拐角处遇见了一位名叫克拉丽斯·麦克莱伦的女孩。九天后，中篇小说《消防员》诞生了，它后来被扩展成了《华氏451》。

《垃圾工》的灵感来源于1952年初洛杉矶报纸上的一则新闻，当时市长宣布，如果有原子弹击中洛杉矶，那么死难者的尸体将由垃圾清扫工负责处理。他的这番言辞令我怒不可遏，于是我坐下，抒发出胸中怒火，写成了这个故事。

《军令如山》也源自现实。许多年前，我有时会在下午跟朋友一起到国宾酒店的泳池里游泳。那位泳池看管者严厉得几乎不近人情，总会让他年幼的儿子站在泳池边，向他灌输关于人生各式各样的死板规矩。我一天天看着那无止无休的说教，忍不住幻想在未来的某一天，他那乖巧的儿子会突然奋起反抗。我坐在桌前，脑海里酝酿着这似乎注定要出现的一幕，写下了这个故事。

《拉斐特，永别了》基于一个真实而悲惨的故事，那是我家隔壁的一位老电影摄影师讲给我听的。他偶尔会到我家来做客，喝上一杯红酒。他告诉我，在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的最后几个月里，他曾是拉斐特飞行队的成员。回想起自己曾经击落德国双翼飞机时他不禁潸然泪下，那些年轻帅气的士兵死前的面容多年以后

仍然在他心头徘徊不去。我无力帮他做任何事，唯有用手里的笔让他获得些许慰藉。

《夏天奔跑的声音》的诞生也实属偶然。我当时正坐在大巴上穿过西木村，一个小男孩突然跳上车，把钱塞进投币箱里，从车厢前头跑到我对面的座位上一屁股坐了下来。我无比羡慕地看着他，心想，天哪，要是我有他这身活力就能每天都写一个短篇故事，每晚写三首诗，每月完工一部小说。我低头看向他的脚，发现那活力是有原因的，他穿了一双显眼的网球鞋。我突然记起在自己成长中的那些特殊的日子。每年刚一入夏，父亲就会带我到鞋店，给我买一双崭新的网球鞋，让我焕发出全世界的能量。我当时在车里就恨不得能马上到家，坐下来写个关于小男孩盼望一双网球鞋，好在夏日里纵情奔跑的故事。

写《上周一的大碰撞》是因为我当时在都柏林随手买了一份《爱尔兰时报》。报上登着一条可怕的新闻——1953年全年，爱尔兰总共有375名骑车人在事故中丧生。我想，这是多么不可思议啊。我们在美国很少会读到这样的新闻，通常是人们在汽车类交通事故中遇难。接着读下去，我发现了原因所在。在爱尔兰境内有一万多辆自行车，人们总是会以每小时四十至五十英里的速度骑行，然后迎面相撞，所以当头部受到撞击时，必然会遭受严重的颅骨损伤。我想世界上没人知道这一点！也许我应该写个故事出来。于是就那样做了。

《夏伊洛之战的鼓手》的灵感来源于《洛杉矶时报》上刊登的某个小演员的讣告，那个演员名叫奥林·豪兰，我看过他出演的很多部电影。讣告中提及他的父亲是夏伊洛之战的鼓手。那些言辞伤感而充满魔力，引我回想起往日岁月，使我立即决定用打字机把心中

的感悟写下来，于是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里，我写出了这篇故事。

《亲爱的阿道夫》的缘起则更加简单。我在某天下午路过环球影城，遇见一位身穿纳粹制服，脸上还黏着希特勒胡须的群众演员。我不由得设想当他在影城附近或大街上走来走去时会发生什么事，人们看到跟希特勒相貌如此相仿的人会作何反应。当晚那篇故事写成了。

从来都不是我支配我的故事，而是那些故事支配着我的双手。每当新的灵感出现时，它们都会命令我赋予它们声音、形态与生命力。正如我在这些年中对其他作家建议的那样：大胆从悬崖上跳下去，在下落的过程中再想法给自己插上翅膀。

在过去六十多年的岁月里，我跳过无数次悬崖，在打字机前苦思冥想如何给故事加上结尾，好让结局不至于太过突兀。而在刚刚过去的那几年里，我回顾了自己少年时站在街角卖报纸，每天写作的日子，意识到自己当年竟然那么努力。我为什么会那么做呢，为什么会不厌其烦地一次次从悬崖上跳下去？

答案还是那句陈词滥调：出于热爱。

当时的自己不顾一切往前冲，全心全意地热爱那些书籍、作者和图书馆，专注于练就自己，而根本没留意到我只是个身材矮小、其貌不扬、天赋欠缺的少年。也许，在脑海中的某个角落里，我是知道的。可我仍然坚持不懈地去写，去创造，那动力就像血液在我体内奔涌，至今未息。

我总是幻想着有一天，当我走进图书馆，在书架上翻找图书时，能看到印着自己名字的书跟莱曼·弗兰克·鲍姆或埃德加·赖斯·巴勒斯的作品摆放在一起，上层书架上还有其他名家的著作，比如说埃德加·爱伦·坡、赫伯特·乔治·威尔斯，还有儒勒·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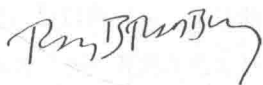


尔纳。我深深地热爱着他们以及他们笔下的世界，而其他作家，像是萨默塞特·毛姆和约翰·斯坦贝克，则使我热情满满，在这些贵客的陪伴下，我早已忘记自己是《巴黎圣母院》里的那个驼背的钟楼怪人。

然而随着时间一年又一年流逝，我褪去青涩，终于成了一位短篇小说作家，成了散文家、诗人和剧作家。我花了几十年的时间不断褪去旧的自我，是热爱在一路上召唤我前行。

在这本短篇集中，你将读到在我漫长写作生涯里颇具代表性的故事。我深深感念往昔岁月以及激励我不断前进的那份热爱。当我看着这本书的目录时，眼里充满泪水，这些亲爱的朋友啊——这些活在我想象中的恶魔与天使。

他们都在书里了。这是一本精彩的合集，希望你们也能喜欢它。



雷·布拉德伯里

2002年12月

## 目录

决战时刻	1
贝壳	15
军令如山	24
詹米的奇迹	35
中毒游戏	47
微笑	54
潜水艇医生	61
斯通斯蒂尔老爷如假包换的自制埃及木乃伊	76
穿罗夏衬衫的人	94
达德利·斯东的完美陨落	111
孤独者	127
2003年6月：遥远的半空中	139
2026年4月：悠长岁月	157
调包情人	171
暗门怪潭	180
再来一段圆滑音	194

## 目录

殡葬人的秘密	209
忏悔与宽恕	222
天 鹅	229
裸麦粗面包	247
遥远的琴声	252
水中情	266
墓边祝酒	275
上周一的大碰撞	288
都柏林的星期天	297
寒风与热浪	308

## 决战时刻

刊于《行星故事》(Planet Stories)

1947年秋

张晶眸译

噢，多么欢乐啊！这游戏真是太棒了！他们从没这么兴奋过。孩子们在绿油油的草坪两边叫嚷着，玩弹弓，手拉手转圈，爬树，笑闹。火箭在他们的头顶驶过，甲虫车在道路边呼啸，孩子们继续游戏。那么有趣，那么欢乐，他们翻着跟斗，喜悦地吵闹。

明克一身尘土，大汗淋漓地跑进家里。七岁的她一直是个强悍果断大嗓门的孩子。她拉出抽屉并把平底锅和一些工具叮叮当地丢进一个大麻袋里，她的妈妈莫里斯太太几乎无法捕捉到她的身影。

“天哪，明克，怎么了？”

“这是有史以来最棒的游戏！”明克小脸通红，气喘吁吁地说。

“停一下，喘喘气儿。”妈妈说。

“不用，我没事。”明克喘着气说，“我能拿这些东西去用吗，妈妈？”

“别磕坏了就行。”莫里斯太太说。

“谢谢你，谢谢你，妈妈！”明克大声喊道，然后像火箭一样，砰的一声飞出去了。

莫里斯太太望着她的背影。“这游戏叫什么啊？”

“入侵！”明克说。门砰地关上了。

街上每户人家的庭院里，孩子们纷纷拿出了刀叉、拨火棍、旧烟囱管和开罐器。

有趣的是，这样的混乱和吵闹只会发生在小孩子之间。而那些十岁左右的大孩子则会轻蔑地鄙弃这类事情，然后去远足或者玩更加高贵的捉迷藏游戏。

与此同时，家长们乘着铬制的甲虫车走了。修理工过来修修房子里的真空电梯，弄弄摇晃的电视架或是拿锤子敲敲食物宅配管。大人来来往往，嫉妒孩童们的自由自在和旺盛精力，不由心生向往。

“这个，这个，还有这个，”明克边说边指挥拿着各式各样勺子和扳手的其他孩子，“去弄那个，然后把那个拿过来。不对！在这儿呢，笨蛋！对了。现在回来，我修这个。”她语速飞快，眉头因思考而皱了起来。“就像那样，明白了吗？”

“耶！”孩子们嚷道。

十二岁的乔瑟夫·康纳斯跑了过来。

“你走开。”明克毫不掩饰嫌恶地对他说。

“我也想玩。”乔瑟夫说。

“不行！”明克说。

“为什么不行？”

“你只会嘲笑我们。”

“说真的，我不会的。”

“不，我们太了解你了。快滚开，不然揍你。”

另一个十二岁的男孩穿着电动冰鞋路过。“嘿，乔！来吧！让那些小姑娘自己玩去吧！”

乔瑟夫一脸的不情愿和渴望。“我想跟他们玩。”他说。

“你太老了。”明克坚决地说。

“也没那么老。”乔瑟夫机智地回答道。

“你只会嘲笑我们，然后毁了这场入侵。”

穿着电动冰鞋的男孩粗鲁地吹了个口哨。“来吧，乔！让那些小鬼和他们的仙女们玩儿去吧！都是些蠢货！”

乔瑟夫慢慢走开了，一路都一步三回头地看着。

明克已经重新忙碌起来了。她用收集到的东西造了一个装置。她任命另一个带着本子和铅笔的小女孩以非常缓慢的速度用涂鸭记笔记。他们的声音在温暖的阳光中上下翻腾。

在他们身周，城市生机盎然。街道两侧是绿色的草坪和宁静的树木。这座城市、这个国家甚至这片大陆上，唯一的不安波动来自风。在上千座城市里，都有这样的树木、这样的孩子和林荫大道，生意人坐在他们安静的办公室里，用声音录入文本或是观看电视眼镜中的节目。火箭如穿针引线般盘旋在天空中。所有人都适应了这样的环境，并相信和平将永存，不再会有麻烦发生了。地球上的所有人都手挽着手，结成一条战线。各国彼此信任，都平等地拥有最完美的武器。当今的局面形成了一种难以置信的美好平衡。人类之间没有背叛。没有不幸的人，也没有不快的人，整个世界都异常安定。阳光照亮了半个世界，连树木都仿佛在温暖的空气中睡着了。

明克的妈妈从楼上俯瞰窗外。

那些孩子。她摇了摇头。嗯，他们吃得很好，睡得也很好，到

了周一就去上学。愿上帝保佑这些精力充沛的小家伙。她听着楼下孩子们的声音。

明克在认真地和玫瑰丛边的什么人说话——尽管那里并没有人。

那些奇怪的孩子。还有那个小女孩，她的名字是什么来着？安娜？安娜在本子上记着笔记。一开始，明克问了玫瑰丛一个问题，然后向安娜喊出答案。

“三角形。”明克说。

“什么是三……”安娜艰难地说，“……角形？”

“算了。”明克说。

“这几个字怎么写呢？”安娜问道。

“三就是一二三的三——”明克慢慢说道，突然停了下来，“哎呀，你自己写吧！”然后她又继续说其他的词，“光线。”

“我还没把三……”安娜说，“……角形写下来呢！”

“唔，快点，快点嘛！”明克喊道。

明克的妈妈从楼上的窗户探出身去。

“牛角的角，变形的形。”她对安娜说。

“噢，太感谢了，莫里斯太太。”

“不客气。”明克的妈妈说道，回到屋里，笑着用电动除尘磁铁清理房子上的灰尘。

声音在明亮的阳光中响起。“光线。”安娜说，声音渐渐消退。

“四——九——七——A——B——X。”明克在远处认真地说，“还有一个叉子、一根线、一个六……边……六边形！”

午饭的时候，明克在门边灌了一大口牛奶。

“你现在马上坐回来。”莫里斯太太拍着桌子命令道，“汤马上就

热了。”她戳了一下厨房管家上的红色按钮，十秒之后，有东西砰的一声落到了橡胶接收器上。莫里斯太太把它打开，拿出了一个带铝把手的罐子，轻弹了一下把它启封，然后把热汤盛到了一个碗里。

在此过程中，明克一直烦躁不安。“快点儿，妈妈！这是决定生死的关键时刻！”

“我在你这个年纪的时候也一样，总是觉得什么事都关乎生死，我知道。”

明克急吼吼地喝汤。

“慢一点儿。”妈妈说。

“不行，”明克说，“德里尔在等我呢。”

“德里尔是谁？这名字真奇怪。”妈妈说。

“你不认识的。”明克回答道。

“是小区里新来的男孩子吗？”妈妈问道。

“是新来的。”明克边说边开始喝第二碗汤。

“哪个是德里尔啊？”妈妈问道。

“他就在附近。”明克搪塞地说，“你要是看见了会笑话他的。”

“德里尔很害羞吗？”

“是的。也不是。算是很害羞吧。天哪，妈妈，我得跑快点儿了，不然我们就玩不成入侵游戏了！”

“谁入侵谁？”

“火星人入侵地球。嗯，并不完全是火星人。他们是——哎呀，我也不知道。反正是从上面来的。”她用勺子指指上方。

“还有脑子里。”妈妈说道，轻抚明克兴奋扬起的眉毛。

明克反抗道：“你在笑话我们！你会杀了德里尔和所有人的。”

“我不是有意笑你的，”妈妈说，“德里尔是个火星人吗？”



“不，他是……嗯，也许是从木星或是土星或是金星来的。不管怎么说，他现在处境很艰难。”

“我能想象得出来。”莫里斯太太用手掩嘴偷笑。

“他们想不出该怎么进攻地球。”

“我们固若金汤。”妈妈故作严肃地说。

“德里尔就是这么说的！固若——就是那个词，妈妈。”

“天哪，天哪，德里尔真是有才气的小男孩，还会说成语呢。”

“他们找不到进攻的方法，妈妈。德里尔说——他说想要打一场好仗就得让敌人吓一跳。这样才能取胜。他还说，你还得想办法从敌人那里寻求帮助。”

“第五纵队。”妈妈说。

“对，德里尔就是这么说的。但是他们没办法把地球人吓一跳，也得不到帮助。”

“这不奇怪，我们非常强大。”妈妈笑着说道，把残羹剩饭清理干净。

明克坐在那里，盯着桌子。“直到有一天，”她戏剧性地低语道，“他们想到了小孩子！”

“真棒！”莫里斯太太欢快地说。

“而且他们想到成年人都太忙了，根本不会去看玫瑰丛下面或是草坪上有什么！”

“只有蜗牛和蘑菇。”

“然后还有关于‘维吐’的事情。”

“维吐？”

“微度。”

“维度？”